

金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讀

讀秦本紀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雍有犬戎義渠豫
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太公
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
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烝戎荆揚之地
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

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固耳秦一蕩
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
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
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
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
者封建也民之為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
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
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畧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
哉宜哉時哉

又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
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
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
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
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
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
若赧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
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
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
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

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替夷之楚
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
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
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
之而儒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
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因世世而臣事之矣桀
之二主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
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吊其民立其近裔之
賢如若微箕者而匡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

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異而姑為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予湯武也乃其所以不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儒丘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持論絀其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為僭也

讀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位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為魏矣既陰奪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

分州山人稿卷之百三十三 世經堂刻

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墓嗚呼
墓矣當獻帝時董卓肇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為所
欲為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
曷不脩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摧陷廓清寓宇真又
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
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狐其態屠僂忠舊赦廢
儀節至於弒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
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搏國於桓
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之

弒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裔

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讀五代史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弃廢冠履潰坊隘椎衽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匈奴突厥柔然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

且而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土風
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
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全之一噉而食半也元之再
噉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

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
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
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
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畧指

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飾耳豈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蠋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為敵者徧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

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
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
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
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堊
與襯再辱王庭抑何甘志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
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仲宋則不得獨屈
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
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
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
而况濂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

宋乎

讀元史

余嘗怪晉世匈奴鮮卑羯氏羗以至索頭之虜更迭而入為主其割中國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襲並虢變夷禮多足稱者蓋至孝文而其俗彬彬如也豈其先嘗雜處中國有所覲慕於志耶宋亡而溥海內外鮮有不為元者顧其君臣日斷斷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省臺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視中國

列州山... 卷之... 六... 世...

之地若甌脫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國之民若贅疣
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以供吾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幸者哉然
所謂匈奴鮮卑羯氐羗索虜者其人浸淫而忘其故
矣是以一易世而輒盡元唯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
後僅能驅而置之大鹵之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
之還壑也元所以迄今不絕執金之有完顏雍也猶
之乎漢文景也嘗怒太子盡用華服曰易世其衰矣
是元之箕也

又

疆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
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蝟殪也自
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勳亦必
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
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
項武李諸氏也為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
薛諸氏也為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
為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
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餒虎也是故餌之以強有
力者倚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

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鮮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駑桀之氣猶存多陰覲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競競以保治安長為漢為唐為明而不復有囂斷闢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蓋竊窺之焉天之啓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

志在囿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濺肉酪侏儻左衽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耳通而治其斃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濺肉酪侏儻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既不勝盜即無柰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為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矣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真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為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矣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頡其尊者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

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
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
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
考妣也父不慈即瞽叟為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
無慟哉

讀揚子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顧其文割
裂聱曲闇習渙惚剽襲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
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
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

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入羨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
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
則又奚病焉

讀管子

余讀左氏所稱管子大要佐桓公以正如伐楚卻鄭
太子辭上卿禮彬彬乎德言君子也即孔子亦稱之
曰如其仁如其仁及讀管子一書自定兵制興魚鹽
諸大筭外往往擇卑而易行博小以圖大轉敗以為
績巧取而不匱愚其君遂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
使翕然用于吾術而不敢背竊以為戰國之策士術

史傳會而增益之者疏而信其然不謬妄也夫齊積
組之國也戎與楚積強之虜也驟而用齊以王齊必
不信驟而加戎楚以王楚必不絀管子善因時者也
時至三代人猶純如也及周之衰而人斷斷如也孟
氏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謂我願之乎又曰
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不五十里耶
井田之制孟氏之言則既行之矣至於魯薛之問而
後其技窮也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
也能王而不得二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
也昔宋之南壓於金若卯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

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於用略焉萬一不幸而君
徑之井吾田車吾兵不喻時而社稷飽敵矣於乎今
安得起仲而將相其才使之南治島北却虜徐而置
濂洛諸儒於庠序開推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耶

讀逸周書

余讀逸周書七十一篇未嘗不竒深其文辭而怪其
諄也其言甚仁湯而武武曰桀與其屬五百人止不
齊民棄之往奔湯凡數徙輒棄湯放桀而復薄三千
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諸侯莫敢即又曰
武王征西方勳國九十有九馘虜億有十萬七千七

百七十有九倖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是武王者秦
始漢武之靡也王子晉曰吾復三年上賓於帝所以
是至今稱晉仙去王會叙事固典有法然所紀竒民
淫瑣怪鳥獸抑又何誕也柰何不使人主津津好大
哉第書名汲冢者非按汲冢書晉太康二年汲郡人
不準發安釐王出冢書凡七十五篇如紀年瑣語梁
丘藏微書易國語論語篇目杜預序稱太甲殺伊尹
事今本皆無之書所載武王斬紂妲己懸頭二太白
頰及周公謚法已收之太史公史記中寧至魏始出
哉雖然余未獲見汲冢書以為恨而孟子於武成乃

僅取二三策何也

讀家語

吾嘗讀家語怪其錯雜不精如所稱商羊萍實於大道奚益也雖然是寧獨無聖人之言乎哉自宋儒表四子列於經獨尊論語論語行而家語廢乃至如周禮孝經聖人經國盡性之書不得一列學官使諸儒傳習可慨也孟子言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至於辨理氣之屬論君臣之際未甚徹也有任而發者有矯而致者於經猶月之於日也夫三禮周禮也儀禮也曲禮也今廢周禮儀禮不載而廁之以月令檀弓儒

行諸篇抑何輕重失次也愚不揆欲詮三禮而刪其
歆莽褒猶之傳會者為禮經尊論語而刪其非夫子
言者採孝經禮記中庸大學家語之凡為夫子言而
粹者別為經以配禮而六之其非夫子言而稍粹者
如魯論門人檀弓諸家合為傳與孟子翼經而兩之
未敢也聊識於此

讀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劉向所進云其人即老子所與留著五
千言者其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非深於師老子
者也其辭潛夫論衡之流耳不敢望西京何論莊列

至云人之厭生死者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
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則
昭然摩騰入洛後語耳豈向自有別本耶抑向本遺
錯後人妄益之耶夫老子而不為關尹著五千言已
耳老子而為關尹著五千言此其非關尹語也無疑

讀璣罔子

璣罔子偽書也其文辭雖不悖謬於道要之至淺陋者
掇拾先賢之遺而加飾之耳謂禹據一饋而七十起
非三吐之卮言乎七十起何其勞也禹得七大夫如

杜季施皆非夏氏因生之姓至所謂東門虛南門璣

西門疵北門側幾平盛矣夫鬻子九十而為文王師也乃末篇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何哉阮逸偽元經李奎偽陰符劉歆偽周禮固矣猶能文其辭未有如鬻子之淺陋者也雖然使偽而近也毋寧偽而遠也乎近則惑

讀列子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傳會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叙事裁而揆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為瞿曇氏之學者徃徃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於中國而秦

廢絕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益之

讀亢倉子

亢倉子其文辭東京之後迂於儒者耳其議則無嘉焉余讀公孫龍雖其謬悠鄙舛而要之縱放強辨儼然戰國之習也偽者多援少倍多拘少割亢倉子偽書也列子載亢倉子遂有亢倉子家語記子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鶡冠子遂有鶡冠子嗚呼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者意亦可悲哉

讀鬼谷子

劉向班固不載鬼谷子隋志始有之以故讀者疑其
偽撰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捭闔張翁之機
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恥知白守
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
術者莫外焉深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
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
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為
儀秦慘而為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梁角於乎可
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責
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續仙傳曰鬼谷子即王

訓也得道為地仙此諛辭也

讀鄧析子

鄧析子五篇鄧析子鄭久也或云數難子產之政子
產僂之按左氏廼欽則子太叔為政始殺析其人
不足論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貴實察法立威先
也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
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
厚於乎誅晚矣轉辭篇與智者言依於辨數語同鬼
谷子豈後人博其旨苟益其辭也耶要之小人之言
往往出於機心之發故不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

嘗教獲溺屍者購逆屍者交勝而不可窮固市井舞
文之魁也孰謂駟歛失刑哉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其文辭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諧禪官
者其食客所為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也
畏其意故不信其令焉取增損哉儒家者流取其篇
首所紀月令廁之經迨今焉甚矣不韋之巧也始而
以財役其身陰亂秦裔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役其言
陰亂聖經而又不悟噫嘻則豈獨不韋罪哉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凡十篇漢人燕韓嬰所著其注詩二十二
卷而此則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家
稍近於理者也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
故多浮汎不切牽合可咲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
旨微矣獨其辭稍明健可誦而所記亦不甚詭於倫
物唯謂孔子南游阿谷之隧則類於懷春之吉士而
周公之討管楚激於隱客之一言為大謬耳夫子見
狸跡鼠而鼓瑟魯子聞而識其有貪銀之心其然乎
豈螳螂捕蟬之說所由昉乎然以美魯子之察音則
可以見夫子之移志則不可甚哉好奇者之易諄也

讀白虎通

白虎通者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
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
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曰白虎通
又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
令固撰集其事然則此書為班固筆也其言禮樂名
物制度甚詳往往雜取經傳不為背理道而獨於五
行之生剋次第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於不常仲
舒之緒論而其他立賞罰議褒貶則公穀之義居多
至紀封禪而諛心盡露矣吾嘗謂漢之儒多援經以

師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經援經以飾事有遠而
誣者然而於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適而當者然而
於事不必濟也其濟為雋不疑而其誣至於劉歆之
佐王莽噫亦可鑒也

讀三墳

毛漸序三墳其時皆以為偽書而漸獨信之毋論其
淺率而強為古語也伏羲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
妖陽兵妖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刃斧
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為說者
也隋購天下遺書有劉炫者偽為連山等易百餘卷

上之受賞而去後事發坐此罪所謂三墳者豈即其書也耶

讀元命包

右書據以為後周衛元嵩述唐蘇元明傳李江注楊元素由秘閣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揖者也愚謂此即素撰或張昇撰而托者也卦下每作重疊文難字而攷之諸字書則易曉其旨甚淺而於理不甚悖又經傳註若出一人手故以為宋人作也凡唐以前偽書其理駁而時有精旨其文雜而古其字奇而有不可識者今皆反之故以為宋也乾坤鑿度亦然惟

穆天子傳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則非秦漢以前人不能也

讀圓覺經

余讀圓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嘗不恍然自失至云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則又未嘗不洒然悟也余自束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亡慮數十百矣日憧憧焉役余而受之若以為真境焉抑何謬盪失計耶不得已而強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不已而又強執之嗚呼余之暴余深

矣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此是吾人善證第一義我愛
既絕萬境皆空不願作佛何況生天亦庶幾矣莊氏
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嗚呼是奚啻水火哉

讀壇經

壇經其聖人之言乎哉然而非聖人教也其教行天
下遂無祖矣非無祖也夫人而能為祖也黃梅之徒
蓋千餘焉引而不發躍如也達磨之示旨微矣子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
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悟解悟也解悟
非悟也酥乳醍醐品列而久嘗之而味得也日携醍

酬而食人知味者寡矣

又

阿難親從世尊且數十年受楞嚴時幾隳法身而不
支數現聖光屈金色臂指示要理而不悟六祖一謁
黃梅而即覺其入可知也然至遷化現虛空變分骸
二國抑何其通達靈妙耶夫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讀衛霍傳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
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

乏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
絀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竒大將軍於淮南
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
津不啻口出焉敘其材力慄果負誼槩饒仁卹指畫
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
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
虜以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柰何雍容取公
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
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概獨於李廣衛霍傳比
與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

摧虜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讀會昌一品集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文饒以為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鑿瑰麗而已即揣摩縣斷曲中利害雖晁陸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定將謀合而蔡之亡形成矣公不過一贊其決耳蔡下而天下之望歸焉及其帥河東握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於鑄再屈於稹三屈於逢吉四屈於宗閔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

文饒佐武宗通黠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
稿千里之外披膽待燭百萬之衆頰首而聽一言之
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即不啻稊裴公而上之而及其
貶也天下有以為當然者豈盡成敗論耶彼其嘗太
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說平泉之觀侈則
不聞以綠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裴以容李
以忮如是而已史稱其一飯必報睚眦必酬夫脩別
於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擠而致之死地者乃其素
所恩之敏中耶何文饒之精爽能見托於令狐而不
能快心於敏中也則其鬼固賢於其人也嗚呼才至

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余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雜著十七首

七扣

齊大夫有疾吳使者造而問之阻於闔曰大夫病謝
事乎曰尔大夫病憊乎曰未也何狀曰大夫貌若悴
而中腴強飲鮮食口時囁嚅召醫切脈隔陸而語所
繇覆藥空器間稱有瘵使者喜得之色排闥而進揭
流蘇颺文幃却息敬問大夫所苦為齊吏民憂大夫

曰敬謝客不敏不慎霜露以辱使者願請燕馬使者
曰淄澠之交戎莽穴巢于矢飲羽二矛重喬十聚九
講番番躑躑其父老息其子弟以日耳目大夫大夫
方杜請而寂居游神馭隸之庭解輓縱縮之衢大夫
即百不念治司敗得請其簡書大夫悚尔而聽幾起
復臥曰有之不敏之冥蹈於禍也欲迅奮而就飛毋
若四體之束沈痼也吾子之來藥之乎覲色如剖接
辭如切正言以當暝眩婉旨以徐調節

使者曰唯唯陶衛之區水陸湊滴前樹安邑之棗後
產江陵之橘桑麻竹漆危蒿芋粟谷量牛馬陂計魚

驚車船鱗藪醜池肉垤於是使計然為之畫策朱公
白圭左右傑力握筭乘孔墾利悝國王孫鼓鑄烏僕
畜殖賣漿洒削之微亦足張郢刁奴四游戎王陰易
北則橐駝臙疏駃騠驥紫貂之裘表以狝皮緣以
靈璣東則鉛松怪石織文縠絲水碧空青徇徇之舍
可以照迷西則璆璆赤堊木難火齊馳卵鹿麝靈源
駭犀筒卷白氎指文朱提南則珊瑚扶踈丹砂流離
血玉之蓉耀蛇之璣瑤琨齒貝織筐文機裹蹄豕黃
螭尾呈白連城照乘掩映的歷陸馳水奔書走夜息
指不及屈室寡留隙於是乃按府藏怡顏神臙遙羽

膳飛鱗調芍藥寫清醇田池射獵擬薄君人比問嚮
風貧游趣塵此亦天下之至娛也可以強起大夫乎
大夫曰弗哉予病未能也

使者曰建章之傍甲第闢雄藹然薄霄厥氏金張僖
舞紫庭結襜椒宮據涇跨渭鄠杜旁通湯沐天腴呼
吸帝聰玉柙珠襦題湊黃腸萬歲之夜預賜以從於
是天子獵甘泉祠太乙陪副車從清蹕翱翔飄其當
風禪纜燁以迎日馳擊縹駉罄咳溫密若離若合兩
體為一若明星之麗霄群臣蓋遙指而彷彿天子乃
大歡樂之萬舞縱橫曼衍魚龍擗織翮炙幽簧鳴飄

雪舞迴風使伯牙鼓琴延涓和歌而觴之歌曰曜靈
兮欲西蘭房兮柱棲子何惜兮不歸歟然而起憫然
而悲策昆躡命飲飛穿道北宮直抵昭陽夷施如袖
之流壁列璣行投駝舍人覆射中郎執戟捧杯屏退
彷徨獨承恩而賜佐奉桐酒於匡牀薦靡靡之哀調
出幼眇之秘戲銅龍悵以思合銀虬杳以莫繼頽然
辭別不謝稱醉銀燭列行金貂引馭高春未起冠蓋
填隘明無納指巷絕容騎此亦天下之至貴也可以
強起大夫乎大夫曰拂拭余病未能也

使者曰將以驪山之陽為壇造天法駕崢嶸降跪推

轂丞相奉章御史承旃蹶張威孤鞮鞞戟鋌靜若凝
霧動則急電萬驥聳耳一麾俱先儲胥沈肅菴廬
紉律按九伐功期不戰則有常鴻師望良臙為之運
籌授韜絳為司馬穰苴法曹師曠耳占秦厲舌挑賁
盲黥獲綽最諸僚投繯以嬉負蘭示趨虎落長闌龍
驤不羈於是乃縱兵而北填蒲類踐陰山楮焉支血
祁連酋首服匿胡血竭蠡兩賢骨都當戶且渠之屬
泥頸請死渾度屈射鬲昆新藜之國解辮而問冠履
攬槍中沒太白遙徙改騎西向則玉門衡關葱嶺鏡
蕩渥洼竭產烏孫空帳迴旌東出則湏水方舟右渠

枯骨滅貊砥平三韓稱一楊帆南柁則梅嶺平沈蒼
梧自裂黃屋滄波王頭北闕然後捲甲弢弓歸馬放
牛獻俘廟社班爵通侯此亦天下之至快愉也可以
強起大夫乎大夫曰有是哉如予病何即不病不能
也

使者曰應侯畏讒乃進剛成文終辭訣平陽被徵明
明元首穆穆股肱八柱承天萬象資生峩冠進賢幡
車陽遂皇皇金章若若綠綬長史導前司直翼毗帝
車起勞百僚屏辟玉食晨分天漿夕傳出入金華尚
羊細旃上應太微拱極開躔輓則千榮就瘁愉則萬

朽回鮮於是乃剗先德躬勞劬握髮吐哺思來庶謨
廣布皇風以蔽九區重譚獻琛王會垂圖五章之鳳
九尾之狐茲白首耳乘黃鮮喻徃徃善芳蛩蛩距虛
犬戎吉皇白州比閭百怪瑰偉波若東趨天子乃命
司冊脩相績表勲螭龍之昂首名麒麟之閣施澤迤
邐融光灼爍此亦天下之至偉樂也足以強起大夫
乎大夫曰予病未能也即不病而以起予胡哉
使者曰赤董之精若耶之英萃為五彩鬱為七星純
鈎湛盧抽質易傾含光承影窈眇無形慶卿不講楚
瞳無成於是使風胡薛燭相而拂拭猿公蘭子教以

習擊莊生論說孔周絕述匿形空岩齋志絕粒七七
之期天女授術銛鋒隱腦詭瑰莫測決虎豹截蛟兕
捷若承蜩易若探蠃若乃五父之衢七嬖之里匿日
為氛激雷成矢切骨如姬腐心仲子片言即合投袂
而起透佚重關跬武千里辟影驅神變化若鬼燕謝
變色之夫聶免呼天之姊萬務恒平一畷不寃然後
却祕怪納精玄龍文不化輝山媚川由俠入虛逍遙
長年大夫色動曰劍可鑄乎曰可葛天盧之顛岑巒
塵屨上聳無際窅窅巖卡瞰無底清流溇洩四周
其漚乃以陰陽訢合之又腹縣茨山而乞其玄液干

將承鑑莫邪韞風凝思太始吸噓五方其始鎔也瞳
瞳矐矐灑灑鴻煇恍兮若二有之發濛燁兮若太陽
之浴扶桑其始出也冥冥熒熒暈彩韜精杳兮若冲
虛之未形細兮若銀漢之匿微星其始磨也奕葉煇
煌英靈奮張天兮若垂天之白虹又若織阿之耀清
霜其用之也舒卷煥炫崩日逃响忽兮若大鹵之摧
霰又若豐隆之驅急電未既大夫曰美矣劍夫神矣
技矣病且起矣恐累二三子柰何

使者曰未也以劍入者非玄之玄得地而遺天盍使
廣成授要眇之誨明父為之解契素女導以彭翁外

衛出窈入冥調息降嗜日魂月魄立鄞完鄂九還七
返八歸六居坎離既濟方圓夾扶谷神不死蔚然靈
株於是北斗除籍天公主進命蒼精兮示符降青鳥
兮馳問駕卿喬之雲旂兮馭房駟以為轂契貳搖曳
以抗旌兮飛廉挾靈而飄洒度絳河之泓澄兮白榆
歷歷其在下奔星先而扣闔兮蒼龍白虎歛吻爪以
次舍帝句傳於九賓兮賜湯沐而薦之命太娥奏絃
兮玉妃按節而吹參差斟沆瀣之妙漿兮天鷄臞以
為鴈蒸旃塗之丹卯兮河伯侑以赤鬢碧藕干常而
郁郁兮素蓮百子以離離鑿峯崖之玉膏兮汎以苴

勝之靈脂乃醉歌曰天長地久浩無終謬恩列藉托
帝宮私悲逍遙無與同上帝知之賜以格澤一乘粲
女嬋媯靈饌不爽氣醕常醕上下天人嬉遊自然三
光等朗五嶽齊堅此天下之極意蕩志無所肖比者
也大夫可以強起乎大夫曰唯唯否否夫有仙骨也
者有才仙也者有資仙也者骨仙也而流沙有敗道
之錢才仙也而淮南有自殊之安資仙也而沙丘之
肉如鮑羶不佞桎體繼形含濁嗜腥大鈞見限頽陽
就傾雖慕軼妙實病未能

使者曰易竒而法鈞深探賸歸連異名京焦別脉詩

正而葩漸變風雅原騷玉辨賦則揚馬爛蔚虹霞淒
切風雨蘇李五篇枚氏十九唐山鏡吹於何不有尚
書春秋檀考孔嘉腐令育史質辨艷誇先秦瀰瀰西
京我我燦則星辰沛為江河柱下微言添園導浸沈
泮漫漶宵耿漸滲鷲峯嶒嶒轉波演漾精微沈冥万
細莫狀乃隱詞藪泛義漲咀藝脯酒談釀浮提金壺
之汁太乙青藜之杖離朱心照輸倖意匠混沌啟朗
須彌搖蕩始乎博闕若沈冥之網彌山之置弋鵬翔
膾鰲樞摘天斗探珊瑚沈而思之兀乎若枯杖之蝸
甲進綸絲於月蝓霏霏忽忽若斷若續若出若沒迨

予屬辭蒼昊發祥曜靈呈赫雲漢曳練天酒和墨研
霞之帟列行奎壁於是剪蔓刊條探玄極幽克敘五
始萬疏九流百一其家萬喙寂收巴飲廢音齊野罷
抽衣被窮紘鑑燭累葉咸喬悵天沫政慚怯絳灌辭
勞頗剪羞業趙李輿皂倚僕匄乞振亭亭兮獨秀垂
綿綿兮不絕大夫恣然汗流霍然投几曰犬馬未填
溝壑旦暮事此人而有死請畢此死揖讓之間疾病
良已

人問

三皇以降倏朝而夕八紘之內匪咫尺無始無極

曷無始無極庖羲昉聖胡弗粒蒸而血其牙以齧衡
生後王佃漁噫嘻曷懲炎帝藥民而七十二毒是咀
胡眯於毒而暫於解既有岐跗上壽胡寡蚩尤頷鐵
始制五兵將共工徒搏而與祝融氏爭無懷其間俗
胡以龐壽丘之子兵師營衛未嘗寧止胡以高揖遜
而靈禽是感爰與終始雪不封條是曰太平胡以盈
尺而表豐登疇疹疇祥惟五日一雨以歸帝調滂沛
懷山襄陵誰咎之繇醴泉曷涓蓮甫曷凋帝割中和
以萃都君胡文頑母嚚而梟象嗣均竟不得志於倫
舜皋咎繇而保共工驩兜彼岳何人吏於帝堯而共

厥朝夫既比屋其人可封士師胡官咎繇胡庸豈其
進昌言而用瘖終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將來自郊
藪而育於圃既格而舞復於何所舜尚見帝乃駢娶
女而源出有熊別嫌何取象欲據之為帝貳壻鯀自
顓頊寔為王父年百五十乃產神禹胡重華既庸而
殛五世祖禹不利有亩乃振旅歸始以德縻胡窟之
三危而彼復扞之禹平水土九州甫治而胡式其貢
曰蠙珠組璣怪石鉛松縻絲織皮畫彼瑰偉納之茅
茨塗山之會玉帛萬邦邦有十乘從君于行埽幕何
施于何資糧益避箕山覲訟弗與胡德之不逮而陰

跡舜禹衆既歸故胡顏以處仲康肇位爰討羲和肘
腋之命有窮制之而即武功於它唯湯王武順天應
人人所咸與胡慄慄誓衆曰孥戮汝棄林之禱甘露
千里胡及九載而六責伊始或澍而枯其後何以赫
哉成湯天錫勇智表正萬邦胡虺辭之弗滅曰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尹五就桀其職何居將侃侃逆鱗抑
嘿嘿醜滔退而干湯桀胡不疑商王曰履而胡支日
名子弟甲兄癸子承親諱無所辨異亦曷勝紀恭作
虞仲以天下讓胡弗佯清狂而跳之吳棄古公養惟
後宮百有二十一月二周以象天則匪髓鑿而竭則

怨是失職三終陽節任為人父夫是以娶胡十五而
有王武猶曰仲孺微子臣敵卒稱三仁武庚為義胡
以頑民而少康曷君受剖比干而囚叔父箕有命在
天猶寬祖伊胡七十二諫而辛甲不殊包茅之媿化
於后宫而扞彼無良彼之無良胡弗儀刑文王武既
克殷亦有箕微既無利黃屋而胡不遄歸終為西伯
誰則難之武建諸社盡東北海其土匪蕪其社安在
胡有此剪刈而稱興滅舉廢田虞貧豕而迎禘於虎
豕盡而饑得人肉以脯奉體于口失不亭取太國之
圻王畿百之國三其軍王六其師胡侯賦之衆而王

師之微百里之邦厥賦千乘卿大夫士朝覲會聘以
逮祭享胡不懸齏冢宰制國用歲杪大計吏而胡王
后弗會用啟後人以多奸費叔鮮流言周公辟之成
甫髻而疑九鼎一絲而始啓金滕畢召奚為王假有
廟洋洋如蒞而胡立尸以祀之生則祭之死則戲南
正司天推筭日食夫何以旅見天子而不終禮為惑
昊皇穹如富媪配之匪稷匪文而偕于祀胡弗惴
非類胡弗虞神棄成王剪桐唐叔以封胡懲君之戲
而遂其終長劉興廢違天乃亡胡更祀二十而周猶
贅龐胡重耳之霸而因齊之強衛武睿聖九十五而

自箴抑抑德音胡先侯之羨而有兄稔子放鄭聲胡
扶蘇舜華子衿褰裳道欲宣淫其又何懲昭王之不
復滿已及艾胡楚之不報而駝騁荒裔卒用其力以
剪徐蠱管辭卿禮於平周胡外抑內侈為反坫塞門
以有諸侯將口四維而身效其尤夫子脫驂以賻館
人將成乎一哀胡日慟哭而辭車於受道之回伋也
為位以哭兄妻胡自縊夫網而白不報毋慈

演連珠十二首

愚聞物無專美配禍為福情有軋機緣恩出怨達士
悟而廉取貪夫昧而無厭是以莊生上相寧為曳尾

之龜韓氏真王終作就烹之犬

愚聞測蒼蒼之機雖兆億而或近通悠悠之情若咫尺而竟踈是以白虹中天獄隔秦王之袞飛霜九夏海沈鄒子之書

愚聞抱磊柯之材遇識乃顯鬱沈冥之怨非伸莫通志士舍身以明用貞臣顯節而遺功是以雙足就殊尚抱荆山之泣連城既剖長辭陵陽之封

愚聞達幽冥之緣則了悟終始平人我之觀則兼通內外故以此身得度者現以此身而度人持嚴法害衆者乃用嚴法而自害

愚聞事有係一絲而扶九鼎死或重太山而輕鴻毛
是以鹿門躬耕不作出山之艸羝海長牧寧慕蕩陰
之桃

愚聞岱宗崔嵬不瘳丘垤渤澥浩淼毋驕行潦是以
元離與韶箭雜陳下里與陽春齊調鈞天廣樂蝸蟻
之沸自如夜明麗空熠燿之輝恒照

愚聞俗士滯方圓則千機無礙拘儒執有無則萬類
俱齊是以漆園著書知彭聃之天殤子王舍說法稱
芥子之納須彌

愚聞殺機既發雖變莫回業障一深窮劫難透是以

刑天捐脰尚銜干戚之舞窳竅斷屍猶化食人之獸
愚聞天厭人國必誘其主主厭社稷必賢其臣是以
宋人之疾難療曹社之鬼不聞深目折腰鷓鴣愈愛
其婦臨鼻長肘仇靡見庸於君

愚聞然諾在心河山不改精誠著象金石為裂是以
趙宗既復竟赤程嬰之頸周鼎雖移尚碧萇弘之血
愚聞蠕動雖小佛性俱存乾行固尊氣機默屬月虛
而魚腦減星實而豕膚粟是以聖王之法天也不使
一息之或違其體物也不使一介之弗足

愚聞聖君不必登哲道合則從暴主不必求好德參

則售是故庶虎舜庭難免神羊之角夔龍紂世奚脫
窮竒之口

戲為冊虎文

制詔承相白額侯班勇惟乃祖乃父叔皮仲升文武
交暢世濟其美以光有漢君金天降嶽樞星散精少
負雄氣長炳文理帝賚予以右弼使婉於青龍氏彼
不寧乃職以予子之罰君孜孜夙夜秉德陪佐出張
瓜牙入幹股肱祈父召叔惟君一人今將奉君之烈
揚於大庭其敬聽予命君昔守宣城黔首飽于芻豢
不克樹義乃改張舊服閭右削跡使君之懿稱定被

邈邈君之功德一也泰山之傍民迫苛政聿來胥宰
君以法刑其三世依依不舍昔華旦秉憲鯨鮮伏誅
夷吾啓封伯氏沒齒君之功德二也梁益之間保虫
為灾婁加剪刈道絕行李君之功德三也東海黃公
詭妖挾詐君神武逆折赤刀不行兗渠受首君之功
德四也晉守至忠秉甲粟馬冀逞其欲君挾秘計以
授九尾之校使巽二嘘噫滕六降祥逆折厥謀種類
還定君之功德五也復有畸峻單豹盜太乙之寶君
廻照奮威罪人斯得陽貨之誅光於前魯君之功德
六也度索之山鬱壘神荼稟服大教執除妖鬼以借

掃除之役洞幽達遐無所不靡君之功德七也君有
七德功寔配馬章以般般視之兢兢迺又薦啓尔象
賢之臚奔走禦侮九有之內羽毛齒革輻輳闐闐凡
有血氣莫不神明豈唯予一人是效昔尚父非熊在
老鷹揚繁纓垂露革履彤弓以大表東海世世子孫
咸血食也君之威烈視彼有光而封號不加無以稱
予一人之意今遣御史大夫宋鵠侍中胡紫敬奉冊
冊君為南山公進號素威上將比於天策扶桑之西
葱嶺之東鴈門之南象郡之北諸非國家湯沐者悉
以充君食邑諸少醜具賜冠邑食有差有司毋得檢

仍遣君養牛十頭上尊糗饘五日尚方致異味子
有不令之臣曰神羊恃其惠文以陽排觸君悉付之
理君其安意攝精神加飯食以佐予不逮

戲為獅猶彈事

御史府臣言某月某日據倉部校尉申稱部界中有
剽寇魁氏颯氏大小數十百輩乘夜緣劫倉糧一千
五百五十六合有奇見捕未獲隨據左右不游徼申
稱少府衣帛夜不知何人盜去一百餘事踐鬻損二
百餘事右前件地方俱係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俊
猷所領某月某日復據故納言以白衣領職鸚鳴息

男吉了詣臺訴列稱故父鸚鵡家天子異恩待詔公

卓日承碩器以忤旨浮繫門下省某日夜分刺姦

苗後覩來詭稱有詔詰問未畢輒將父衣裾持扯拔

髮摘捶血肉狼藉致死身尸移置別居鬻食至盡惟

餘破衣裾見存蓋緣父鸚鵡存日曾為天子言苗後

覩過惡致乘間修郅橫陷非命當日復據江北新向

化人玄鳥訴列鳥自離弃北地投誠王化荷主上

憐念勅將作大匠為置營居第一所大司農給廩食

感激上恩銜結思報不意何者為刺姦苗後覩帥領

牙從將鳥妻及二子輒便撲殺貨產蕩盡栖托無所

牙從將鳥妻及二子輒便撲殺貨產蕩盡栖托無所

臣欲行推對緣係大臣未敢擅便勾攝謹按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後視擁燼賤材支離小器謬以形似獲忝非常既列牙爪之官復寄干搢之任謂宜夙夜在公譙何姦竊蠲省嗜好煎滌舊痼而乃大肆豺虎之威自如犬羊之性齟齬命吏害及衣冠左右盜臣禍深城社昔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尚能叱奪禮齒路馬有誅而後視敢於禁地挾讎言矯倖言路之臣白起挾詐爰孽杜郵之誅李廣殺降終來失道之刖而後視貪嗜貨財其同盜賊上乖天子好生之德下閉遠人慕化之路至於仲尼不欲之對臧孫詰盜之辭上

行下效載有明徵鰥職曠官此其小者臣又聞之先
民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臣
居閒見後覩出入掖廷游戲自若或小遺殿上或卧
吐車茵喜則搖尾怒則張牙惡不可極漸不可長臣
謹以劾請以見事免後覩所居官收付廷尉法獄治
事見闕仍下三公尚書僕射以稽日博選貢皇之裔
廉謹勤幹者充之其為髡鬣貌者置勿用一面督捕
勦勦諸黨及根究兩廂失事狀以聞

與于鱗陪祀 上帝歸戲東宗吳徐三子

余以于鱗謁 帝帝享我鈞天之樂而樂也曰二

子唯文武歲屠維協洽昭余祈之墟文得三人焉其一
一豐上而躁一佻而侏儒一啁音脂顏爰爰儂儂文
策之僭來焉余其享之余拜賦伯也之首章于鱗賦
甫田卒章而退及皇太巫追以帝命曰某錫而以太
山之田某而以東海之息壤錫女也女世職此土以
夾輔大造毋扶我秘我則剪像文

募緣疏

修廣孝寺募緣偈

廣孝寺僧欲復修故刹及莊嚴聖像已托前憲副徐
君汝厚為疏語復謂居士能無一言乎居士病且廢

於世無一切緣安能以譚語作大飽益不得已口占
偈曰

稽首十方來 種種法羅門 宰官大居士

若以莊嚴願 世現端正相 頗黎黃金色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若以營締願

轉輸王四州 及將相大臣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若以供養願 富有象馬珠

天食諸天樂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譬被一掬沙 而以搏海水 用發希有心

破一切恠執 皈依大法王 頭目非我有

口乃才見物

米麥金針針

乃至徇劫罵

珍寶瓔珞衣

種種作檀施

無願亦無想

不離於真諦

芘芻仗茲力

復於閻浮提

而建宰堵坡

像法長不壞

更以所餘福

迴施諸有情

同嚮等正覺

是名無漏因

是名最上果

太倉州普濟寺建經閣疏

天授居士言昔在世尊廣示方便財法並施厥稱檀
越智慧難及啓冀證菩提以故諸大菩薩於法華會中
各觀喜施之因阿育利王於僧祇劫後尚獲聚沙之

報破執者指為有漏利導者悟其無邊所望同志咸
發信心破大堅怯弘衆利益太倉州普濟寺者地帶
離方名標震旦曰馬開其竅瑞朱鳥下茲翔拱詎意
末法之候遂罹四兵之災幾使慧海蕩為尼連叢林
剪若槎枿煙雲聚散僅存清涼之名水月空茫不覩
慈悲之相所賴沙門惟覺者苦行加持誓心締繡朝
經暮唄爰聚資糧鉢累寸鳩不私衣鉢自講堂以至
齋室亦既煥乎由兩廡而逮中門將苟完矣唯茲甌
脫之區擬建旃檀之閣將以祇奉三寶光昭一方而
法語猶湮捷稚未擊顙謂居士宜伸片言用告初地

發心菩薩及聲聞大部衆凡有千車乘嬰各以久
遠悟夙生多寶之證仰希長者布金之諾一切非我
不吝檀施度使法鴈雙騫跌落蓮花之趾天龍合部
珠騰貝葉之編怖鴿將鶯子而並棲飛鷲與雉堞而
俱聳東睇琉璃之海智日方升西瞻浮玉之山慈雲
彌覆大小諸乘于焉萃止緇素方等悉尔皈依毋論
見未之緣悉樹人天之果

脩觀音殿疏

觀世音菩提薩埵者苦海之慈航法王之上佐也聖
證久明慈願未滿帶果行因用權成攝歷阿僧祇劫

居補位而稱尊徧恒河沙衆咸現身而說法悲愛如
阿耨水功德勝須彌山大轉法輪於我中夏江左乃
震方之慶地建康允欲界之山都舍利西天示烏白
之建刹經文東譯白馬所以開緣六代代興不廢兩
花之地三山山立俱成禮鷲之塲同宋鼎革有大知
識者感聚沙之宿因舉布金之勝事闢基壘而開龍
藏捐火宅而種蓮花法象宏敷于今為盛然而邪魔
間作末教易衰寶座旃檀不戒三灾之火穹碑負巖
俄傾四大之風豈直端嚴妙相皈禮無階遂使清淨
法門奢摩絕跡佛弟子空人金生白壤者幼耽內典

頗悟夙生雖混跡儒紳而投機正覺歎榮華之奄忽
真等頽光悲像教之凌遲有同及溺誓決貪癡之網
敢輕有漏之因特以心慕東亭願捨虎丘之宅家憐
貧女可堪牛乳之供力不從心勢湏用衆凡國將凡
宰官凡居士長者念此皆為應身或金錢或布粟或
纓絡寶珠慨彼元非已有檀施不分乎四衆告成何
藉乎三時寶地重開喜觀圓好之相金篋再照爭依
慧覺之光今際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接入西方多生
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呼為善友天殺道人王某夙窺
斯道樂觀厥成故稽首和南而為之疏

吳郡正覺禪寺重修大雄寶殿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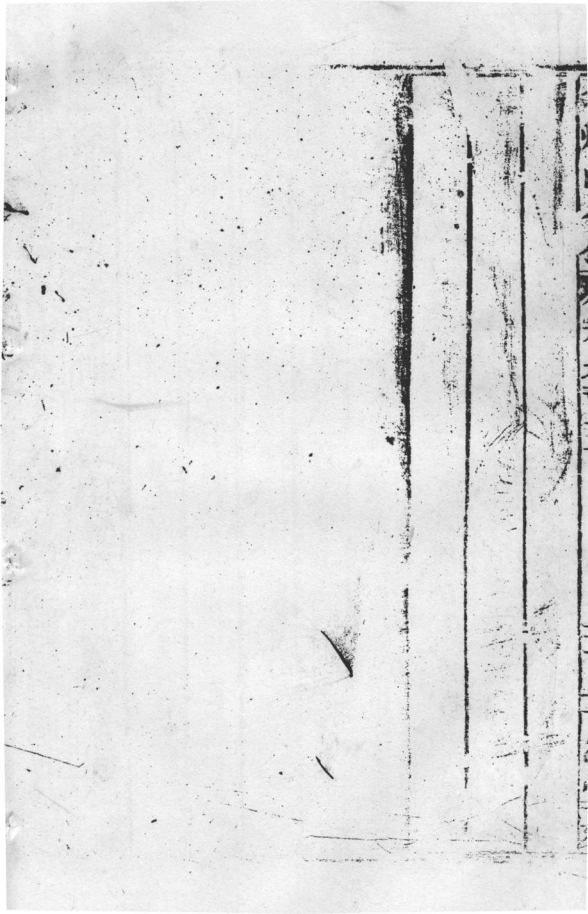
昔我世尊釋迦文佛慈悲發于五濁精進超乎三劫
坐雙林樹等正覺之候成稱兩足尊建大雄之寶躡
權實互顯愚聖同師遂使日月燈光常明震旦戒定
慧教徧供知識在昔王舍闍化竹林之金地肇開以
至切利說法旃檀之寶相由起逮白馬之東邁欣丹
鷲之鼎興宰堵薨雲旁連欲界阿蘭砌土上筆色大
惟我姑蘇實稱勝地有大林菴者一名竹塘神界名
區代居尊宿至勝國居士陸士寧性同修靜托蓮社
以棲禪志慕元琳感虎丘而舍宅中義法像妙好端

嚴別構精籃覩深窈窕梅葉冬榮及現優鉢之相柰
實夏茂不減菴羅之果慈皇秀發於四垂忍草叢生
於三地解夏駐錫俱屬耆英演法傳燈無非銓要彼
美常侍籍寵先朝龍吐呆愚復表寒陵之額螭扶
顛顛奚假江令之文弘大師下鷄足山吐獅子吼入
受人王之供歸為道俗之宗奏拓叢林遠隸靈谷法
棟久傾寧免波旬之累業障所纏不戒尼連之灾像
法日以陵夷僧徒時困縲絏蓮花灼爍厄火宅而難
敷鴈王踰躑視彌且而屢却平湖陸太常生由慶商
智表前身慨慧日之向淪扶彌天於再造不怯報體

異種福田時兵備廣平蔡使君佛地位人為舊府主
三乘解其最上五馬策而重采割愛網以利刀了無
星礙納須彌於芥子曾不留難給孤獨者其夙心繼
絕滅者其仁政謂彼化城之頃刻多出寓言至稱有
漏之因緣徒明實教必遲歲月有賴檀施四衆所推
圓曉其首淨業不染薰脩有聞聘主此山俾圖修復
天弢居士手創短䟽躬擯徽貲尚賴諸方共成義舉
法施財施俱成善業之根去法去貪勿蹈癡迷之網
務使八十二相重觀如來之法身億千萬衆再禮瑞
璃之寶界洗魚鄉為淨土改薶苑於長洲凡長者布

地之金至阿育半殘之果但能喜捨福報同歸祇園
姓名等吾文之不朽靈山面目歷永劫以長圓

兗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二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策

策一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
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
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
羯有晉鮮卑有晉氏有晉羗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
奴羯鮮卑氏羗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

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
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
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路契丹其民日
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
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為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
全制虜也善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
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擄掠足衣食稱雄沙漠
間而已其部衆茸膾腥暖毛毳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
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猝然畏暑濕疾
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

笠而繩繼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躡三輔門闖隘軍馬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為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為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

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
軍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
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之根
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鈐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
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
夷翫我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
觀之歎曰大夫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
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
彘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
質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

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策二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
旅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振菱治閱于肆時而施之蒐
苗獮狩者甚詳而不煩日閑而不廢獨其諸侯四夷
之役徃徃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
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
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於戰國而周僅以空言彌
縫於天下實不能當諸侯之一巖邑裨帥也此不戰
之罪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畧

漠北磔胡若破節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
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赭北
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遏匈奴之
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粵下牂柯夜郎下大宛百試
而鏑不折故武帝之疆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
降匈奴也用武之餘疆也昔宋之有靖康也金寔草
芥我而踐刈之數十萬之師夜一鼓而旦絕馬跡矣
及其季也天下鬻其什八而韓岳錡俊之徒收餘燼
一再角而折其鋒此之所恃以一再角而折其鋒者
固剗刈之不盡者也今夫士平居投石超距趯踟跼

射力扼虎豹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矢刃
交於前未有不股栗者何者以非素習也有恂恂於
杯酒而侃侃於行陣者則習之也勇公戰怯私鬪豈
獨秦民性然哉作之公則公作之私則私耳余所言
作者未敢及也今國家之患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
兵於京師而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
用庚戌事起上赫然逮治大司馬以下更戎制稽覈
尺籍矣然而泄泄如故也亡論其影避役占名在而
實亡者老弱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責育怒馬厲刃
亡益於用也此非所以強兵之實也今天下轉歲漕

四百萬石以給京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者時蒐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設其資以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疆益兵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強以為弱戰則轉弱以為疆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

策三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而卒不疆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迫之使角

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
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
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
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敵今夫所謂將
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統袴乳臭領帥者日
參馬率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
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日唯心子馬使

之食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仆
若偃若蝟若蝸匈奴之長枝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
也三千入為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為大軍以擬我而

雜出其騎為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
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慮陣
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馬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
千人軍馬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
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
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於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
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
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賄也將
幸而掩收以為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
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其心者不

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疆也漢武帝不
愛天下之貧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
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
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
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揚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
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
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
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為騎陣以誘之敵
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
者也

策四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
中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
以獨重於燕者為燕蔽也方 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
鎮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是儲居
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
不相當矣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
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
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倚其後也是猶門戶
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羣

帳覆野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耕牧矣虜進
弗能拒也退弗能躡也叩關內而弗能要也門戶析
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而大司
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也則耕
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
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
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叅游守矣又
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
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合則為掣且名
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

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
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僥倖而自逸是故
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
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
守令也總兵也副參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
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
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
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為之參間則可昔者唐
之末回紇吐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
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

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
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子韋臯
以蜀而不虞蕃大子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
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
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
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策五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
薦紳之所不察以為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
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

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弗
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
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衄以拾數焉堅者
摧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真宗時
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
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
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
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
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
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真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

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構而宋不社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制用其戰者於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強大閭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用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微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

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
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郊而用
間可以乘暇而脩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
為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
何其再也曰於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
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
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
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以為美而遽從之以
為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
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為之內主
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
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
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為訐東借
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為爪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閩
婁暹羅以為逋藪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轉理之間而
非可湯藥去也而又內結山寇以為腹心之援山寇
之為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
之則陽聽招而陰為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

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為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至倍而償之矣郊之民既迫於寇之害而不得不事寇則然郭之民以為間郭之民餌於寇而樂為間則借郊之民以為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膏之上非可以金石針砭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為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呂不時至也故其便

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兵大用兵者合
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
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為盜者為置官吏以約束之
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民為寇偵我者郊
之民兩屬寇者輟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
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為主
善為主者多聚兵以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
而無與為之導退而歸路已絕其氣必奪而計必窮
夫然一舉而殲之此十世利也書云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屠牛坦之為屠皆衆理解也至於隴驛而非

斤則斧皆嶺南之謂也

策七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
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
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
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
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
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
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淠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
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以時忘故也雖然親王於

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
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
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
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為二萬人
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
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
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
應之是重散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
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
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宥司之

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
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敵宗室也且以
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即窮岩
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
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國之一城之內被之以
虛名而實之以廢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
之道也所以勵翼廢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
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
齊不得疑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勳
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

供之是雍闕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靡著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為之遭延以異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視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以裁其祿數而務實其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言支也

策八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皆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為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為他曹以顯之也九卿為將軍矣太尉為丞相矣而不為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

盡之累。國家於內為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為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顛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頰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亦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為髡鉗短後之衣齷齪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畧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

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矣與雄也聖如周召
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為之束也今其制不可
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為之裁節
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
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
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
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為之增秩賜金壘書以
作其勞者秩滿而為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
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額科甲
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

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雕虫之士從容而蠹齧之而不為之防吁可慨也

山西第一問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賈誼其說果盡出於誼否也三代而下不能蚤豫教故其治不古若亦可聞其略否夫論子道者則有溫嶠之侍臣王褒之太子二箴示君道者則有唐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

太祖高皇帝及

成祖

宣

憲諸廟皆勅成一書以示

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

今上之元年即

詔立元良以定

國本天下欣然謂吾

君有子矣夫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未悉諸生其為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寶鑑

之一二云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
自誼始也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
言本也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
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傳亦有之其略曰古者后
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縕瑟
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
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負之
有司齋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禋祫之教也
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

稱之教也。以長始知色，則出齒於太學教之為
人臣焉。教之為人子焉。教之為人幼焉。毋使異
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問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
之悔也。故太子立而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
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
史、誦詩工、詠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愚竊以
為其備官也。非好麋祿也。非欲其敵儀於至尊
也。欲使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摩其德也。鷄鳴
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也。

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卑之欲其習於恭也自
周之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
教者為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
者為學其始也子道缺而雖龍之地或危其終
也君道缺而飛龍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
治獄於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
矣漢之戾園閹傳望通賓客多以異端進巫蠱
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雙子
窺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
案無擇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

靈康僖之季父張讓而毋趙忠定策國老而門
生天子帝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
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溫嶠之箴侍
臣也則曰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
先生不以賢自減不以貴為榮思有虞之蒸蒸
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此亮直言太子之
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曰勿謂居尊
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始無為
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居
也斯二者皆所以誦為人臣子之道也唐文皇

卷之五 第十一 是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
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之類
次焉皆所以語為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
其言教詳而身教略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
而不帝有以也

明興

高皇帝甫立

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略之書而聚
天下之英俊者碩從容談說經義賜宴賦詩最
後采經傳格言為書曰

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
勝重任也至

文皇帝而稍克廣其書益以

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召

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

宣宗之為

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也

憲宗之為

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也厚倫也明治

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唐文異

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講於

先朝朱邸之開僅同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靡所瞻

望

上即位之初元即下

詔立

皇太子推

恩海內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齡奏聞溫文日

新岐嶷天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

盛美開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草莽下臣不勝

私憂過計以為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患其崇

而無所接異日君臣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而至於不相通今雖未能猝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齒學者亦宜少采貞觀至道儀節三師賓客見則必假以殊禮從容燕閒啟沃治道其諸寮案亦聽坐侍講讀反覆開陳以畢所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

先朝謨訓外別命儒臣脩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隳士風日卑及它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務令剴切不必宏深勒成一書專備詢覽

人主時時考問觀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右至於
坊局諭贊之官必選清方直亮通明該練者充
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遊諮以滋躁競其
內而保姆阿監必委長年毋令見少麗以犯未
定之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見奇袤以開
奢侈之漸率土之臣皆其臣也毋以暫御僕從
為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莊田店宅為
私藏

太子徧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尊在

一人之下而不廢其謙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唐虞三

代之化端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計猶有不
能已者蓋

國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弘治間而及其後也
頗不滿於二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正之治為
振為瑾者乃宣弘所用以侍青宮之人也今六
局丞郎而下縱無其人可不預為之所乎寧侗
而毋愛其儼寧緩而毋愛其捷寧推無能而不
必其有技寧自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此在
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第二問

問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蓋昭昭如日焉自
楊雄王通氏始為法言中說以擬論語而雄
復著太玄以準易通續六經君子非之以為
僭然宋之諸儒亦有太極圖通書定性皇極
西銘等篇彼盡黜漢儒而自精醇其語寧無
意於續也然易繫有非夫子所撰者乾坤多
餘章而毛詩雜滂風周禮缺冬官而大學缺
格致禮記雜出漢儒之手春秋如公穀各泥
其師說訖未有定不知雄通輩何以不敢討
定而敢於續也今論者徃徃有異議如謂各

官格致本不缺大學周易有古本之類其說
可盡舉而折衷之否

六經其猶日月乎其體歷萬古而不虧而其用
亦時有所不及故夫日有夕而月有晦幽崆巖
房之下卻容光而自遠勢不得不假之於燭夫
燭者所以佐日月之光於不及者也訓故之學
翼而明之者也立言之學廣而通之者也皆所
謂燭也取燭而佐日月之光於不及則可以燭
而配日月之光而謂之三不可此楊雄王通氏
之所以失也楊氏之為玄也凡三方九州二十

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
揅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
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為其
太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莖數文掎
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雄之自
敘云爾其意則曰此非楊雄氏之玄而楊雄氏
之易也要之無易而後可以有玄有易矣玄何
所用之且玄之體方而易之體圓圓則不待擬
議而自成方則必待假借而後就故說者謂楊
雄僭也王氏之擬經也大抵以漢七制續書以

申劉顏謝之篇續詩其所贊易即關子明之成
筮論其所定禮則叔孫氏之綿蕞儀其筆春秋
則止陳亡以配獲麟其要如此而已其意則曰
此非六經之經而王氏之經也要之可以言傳
而不可以言經有六經矣夫安得而配之且其
所謂七制諸篇者何敢望典謨雅頌之藩籬而
關朗叔孫不過支離糟粕之近似若元經之帝
兩魏出蜀漢而夷江左大旨亦已悖矣故說者
謂通亦僭也至於法言中說雖若有出於模擬
剽竊而往往能尊正道發微言於千載之後特

所謂法言者言多遠而指則近故不免於晦中
說者說雖暢而理或支故不免於雜至有謂通
與李德明不相及而唐初諸貴臣稱門人者不
一舉其名以為阮逸之偽撰雖未必盡然要之
亦有可疑者矣宋興周程氏者出蓋盡屏諸儒
之說而澤於道德醇如也周氏之為太極圖說
也標理於極而推功於靜其為通書也表裏太
極之說而加詳於聖賢之學程氏之答定性書
謂已性無內外動亦定靜亦定也張氏之作西
銘謂理一而分殊人當以事親之道事天也邵

氏之皇極經世諸篇明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與陰陽之度數剛柔之形體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叅之以運終之以世蓋得易之變而推廣之者也要之其為說雖正大而微妙然豈有出於六經之外哉楊雄王通氏急於得經之名而緩其實周程張邵氏精於得經之實而避其名此所以異也而後之持正論者必欲深文巧詆以中通雄之罪至目之為僣竊等之為異類蓋至於莽大夫楊雄死而千載不傳之統直接之孟氏愚以為六經至孔子而止矣即孟氏與

宋諸賢亦翼而明之廣而通之者也特所謂燭者其光有大小而佐日月之功有隆殺耳夫陽避其名而陰紹其統愚不得為通雄二氏稱屈也執事謂六經自秦火之後不能不有所遺錯以討定之責責雄通氏愚謂非二氏所能辦也今請得而略言之謂繫辭之十翼有非夫子所撰者序卦之或強也而雜卦之或雜也謂乾坤之二卦自彖象而外夫子所贊皆當屬之於繫辭是一說也謂夫子曰放鄭聲而鄭衛淫奔之詩不廢或曰放者聲耳存其篇以示戒也或云

非夫子之舊也周禮缺冬官矣而河間獻王輒以考工記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政否也有謂五官之中如縣師廛人之類皆在所少者惟王一條耳是一說也大學缺格致矣而朱子輒取程子之意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心否也有謂知止末二條即格致之一章固不缺也是亦一說也禮記所載大學中唐臨別表為一書而其它篇多不出於夫子緇衣公孫況子所撰也月令呂不韋所脩也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也其它檀弓儒行等篇要亦有大醇而小疵者至於

春秋一書左氏詳於事而略於旨公穀守其虛
而忘其實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
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
為合正蓋范甯固已言之至於胡安國而始以
其說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然聖人之賞罰
固已明而聖人之所以用其賞罰者未免流於
刻也夫所謂廣而通之者固不暇論而所謂翼
而明之者其亦有人矣乎諸儒生遵

高文之訓白首守其師說而不敢廢愚則何敢言愚
所謂書之有古文雖稍異其語易大學之有古

本雖稍更其序而大旨不甚遠固無可論詩之
淫風存者出於夫子之手孰得而議之第在鄭
衛則紕它說而附於淫在異國則又紕其淫而
附於它說不知可更一裁定否也周禮之冬官
或悉取五官之屬者而補之簡斥劉歆之傳會
合儀禮禮記而為一經可乎取月令檀弓緇衣
王制儒行之類稍未醇者取家語及魯論之為
門弟子言者各降而為傳以與孟氏並傳可乎
取左氏之事而紕其浮取公羊之例而紕其鑿
取穀梁之旨而紕其偏裁以胡氏之法而紕其

刻更定為一書可乎要之非其急者自強不息
而吾心之易在矣允執厥中而吾心之書在矣
思無邪而吾心之詩在矣毋不敬而吾心之禮
在矣春王正月而吾心之春秋在矣得其要則
六經為吾用而其語皆筌蹄不得其要則吾為
六經役老死而汨汨於章句雖然愚之所甚憂
則不在此今世之學者於書偶有所窺則欲盡
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於道未有所得則已力
辨先儒之誥而閤其統不學則借聖門之一以
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

此又宋賢之罪人而楊雄王通氏之所近似而
不取者也愚之所甚憂者此也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策類

山西第三問

問

太廟之時饗也與文廟之釋奠也蓋皆有從祀焉豈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始何代而損益何主大較可得聞否

國家於典禮至明備也

先帝蓋惓惓致意焉今

太廟從祀之臣自

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文廟之兩廡自
元李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訖於今未定
者抑果難其人耶或慎重其典不輕舉耶
國家熙明累洽之運以崇德石文稱而使

列聖無臣孔門無賢甚愧不取也諸士子熟琬琰之
編且事俎豆久矣其母曰鄒人之子不知而
不以告也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統也以

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師行斯世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歸之秩宗而其議掌之太常雖德之者不能舉無功之祀怨之者不能廢應祀之功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蓋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饗之及洛誥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

共其祿於朝死而共其饗於廟而君臣之體一
矣生而以茲地嗣其教沒而以茲地配其饗而
師弟子之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
舉矣而不備於盛世君子之所以為禮耻也禮
備矣而世無其人以應之君子之所以為盛世
耻也

太廟之有從祀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隆任
茂大抵以一代之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
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
距太尉李勣凡三十二人也至宋而可考者韓

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承相舊
邳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絕也夫金裔夷
耳而猶能舉斜也粘沒喝兀朮張浩輩之祀而
况不為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
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
而已而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
明卜子夏而下距范甯賈逵人蓋二十二也宋
至元豐而益者荀況楊雄韓愈也至淳祐而益
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也至景定而益
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固代不乏也夫元荒虜

耳尚能進董仲舒而其人
有許衡吳澄者應之
而況不為元者乎

明興

高皇帝之初念無以昭宣諸功臣之烈建

太廟首議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
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問不得與逮
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關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
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

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
王能寧國公真蔡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

先皇帝之世於

宗廟大典蓋憊憊焉首上

太祖徽號及追上

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基從祀

太祖位六工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尋
用朔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天下不以私

病英而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功足稱也獨

仁宣而後寥寥無聞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

後武功則

列聖之不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忍使萬世

之後謂

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宋真之季耶夫以楊
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文忠之賢於輔
而不得從蹇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
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
定興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
位太師握環衛為心膂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
人縱不能與中山開平等豈盡出世傑真下耶
愚以為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
而精覈之進其灼然者不為過也

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之道

詔革天下神號而獨不以及夫子且謂所封爵及諸
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真
德秀吳澄

先皇帝之世於文廟大禮愈憊憊焉凡再釋奠

幸太學爵改王而為師神改德而為主侑改八而
為六蓋前是從祀者奪楊雄等矣已采輔臣言退

荀況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

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而

祀於鄉進王通胡瑗楊時等元定最後以濮議

故進歐陽脩天下不以私此言脩而以公許王通
等謂脩學足稱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於
明而獨寥寥者過也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即
列聖之嗣德揚訓教化抑何致改不替也忍使萬世
之後謂

明以功而不以德至不獲比於元馬上之俗耶當嘉
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會議且定矣一
二沮之者謂其鮮著述無大裨益

天子伸其說而屈其請今

上初言者欲併合王文安守仁陳檢討獻章而祀之

復下羣臣議其許瑄者十而九其許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而卒莫定也豈非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道有功聖門至於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耶其近於慧與寂者其流之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三人者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等豈盡出胡瑗楊時下耶愚以為禮官臺臣當再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為過也然自

高帝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開創固不

下鄴侯雖以嫌死

帝尚為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
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傅穎公友德之從大
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侯而開滇南二
百年之地惜其終於

帝之末溝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勳烈固伯仲岐陽
而子永義矣縱不得從

太廟祀亦宜別於其鄉隆其贈謚而錄其後不宜使
子文之勳為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聖門而稱
學者若吳聘君與弼之介胡布衣居仁之敬魏

恭簡校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守似亦
祀於其鄉今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
一次第舉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

先朝之黜漢儒凜乎斧鉞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
不知其陷宋儒於背本也令訓詁之學不得即
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愚以
為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劉向吳澄輩專
其祀於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即執事能聽
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難其典而易其人
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

也愚故曰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第四問

問太史公有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不固聖門罕言之然大學稱理財冢宰制國用豈非以當世所急也耶即不敢與諸儒生為雅言夫齊越葛爾國耳管夷吾計然為之謀而卒以富後天下桑弘羊一賈人子然當漢疲耗之極而營之使大農有奇羨劉晏幹吏也以區區十五道之賦而供度支不乏果何術也今天

下雖號全盛然中外恒枵然若果然之腹不
能以月計大司農時時告不支矣豈其源尚
有可開而其流或有可塞歟願與諸生商之
以觀有用之學且上主計者采焉

執事拳拳以理財之要下詢不佞書生也授之
握算不知縱橫其何以仰佐末議干主計者雖
然敢不罄所見聞以對大抵富國易富天下難
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得人
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夫管子者
古所稱能富國者也今其書曰錯國於不傾之

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所謂倉與府者五穀桑麻六畜而已其外則官山海所謂負海煮海負山鑄山籠百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其外則制罪大小入以兵甲鈞金束矢而足五兵而已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買莒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於物而已故天下弱於齊之富而齊霸所謂能富國者也其次莫若計然計然之書曰知闕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而萬貨之情得故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

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行之十年而越大富少其貨傾吳而橫行江淮間所謂能富國者也然此一方耳四封之內皆鄰敵也其流易達而輸易委盈縮易曉也我故得而發我之贏而時丰彼之急收彼之無用而為我之有用毋之權長在我而子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損彼而不為我之累故曰富國易也若夫天下則不然盡四封之內外而皆吾地也其人則皆吾人也肥在左則瘠在右損在遠則累在近管子計然之筭有所達而

不必盡達也故曰富天下難也漢武帝因文景之遺貨不勝其溢而脩怨於匈奴已脩威於東韓西域南夷已又脩其欲於宮室帷帳遊幸之事河決歲侵又從而齟齬之蓋不數年而大農少府水衡之金錢米粟盡矣於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莞天下鹽鐵乃請置大農郡丞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又令吏入粟

補官罪人得贖罪禁盜鑄告緡錢算輶車船買
人一歲之中太倉甘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
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今世諸儒者
掩口不欲道弘羊弘羊故心計臣非諸齷齪儒
者比也雖然謂弘羊能開之則可謂弘羊能生
之則不可蓋漢興人主世世守共儉宮室之湯
沐不以煩大農而悉推山澤關梁之利以予民
民得恣取而無禁故農利十一工利十二而商
利十九至武帝國家之用始不足而弘羊輩始
得以其心計而通利孔執事試屈指而壽今之

天下於漢賦財法嚮所稱有一之不備者乎弘羊而在更何所加故曰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也當肅代時戶口之耗十八九人主而下至六民供邊之費悉仰給於劉晏之十五道晏好用廉勤吏先愛民故非弘羊比也然其大旨不過在於捷得四方之物價使食貨輕重之權使司恒為之掌握利在官而害不在民其所謂愛民者又不過捷得四方之豐歉豐則糴歛則糶以兩利而相濟其所謂理財者不過寬予鹽商之資以收鹽利厚處漕艘之費

以收漕實而已故謂晏能整齊之則可謂晏能
生之則不可執事試籌今之天下即有如弘羊
晏者在能捐百萬金而不之問乎能聽其自辟
召立富貴人乎左右不中制而臺省不外議乎
故曰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
也適年

國用之大司農不能當中旨數更易中外士大夫
朝夕以用為憂公車之牘至累月不能竟十道
之使旁午而未久輒報罷鹽政壞而思復其舊
計開中之入更損二十萬緡且中止矣此政壞

而思飭其舊計其羨僅足以供本軍行之三年
而復廢專官矣欲鑄錢而計鑄之入不能當其
損矣欲設官會行鈔法而

國家不能出數十萬金以為之母矣累世之蓄困
於

元朝之工禱而天府竭矣爰贖之所積困於頻年之
徵解而郡邑倉庫竭矣水旱蟲蝗加以無名之
賦而閭閻竭矣廣盜起而所費者歲以數十萬
計而五嶺之公私貧矣河決而所費者以百萬
計而青徐充豫之公私貧矣外有日重而必不

可已之邊言內有日益而必不肯已之

宗藩然則如之何曰此在

人主精思之委計於大臣而後可也邊計不可已則
加重於主兵而少調客兵使兵得息而食減

宗藩不可已則漸限其封爵而聽其從四民之利
使人自便而祿減罷不時宣索則

六宮之用簡而戶部舒停非時工役則將作之用

簡而冬官裕清內府工匠力勇之數覈錦衣騰

衝府軍之籍則冗食省而漕糧有餘毋輕以一

人言而遽興毋輕以一人言而遽革則

國是定而司農得少展其技嗟夫入利之孔開也
盡矣然細而不勝其出利之孔語云涓涓不竭
將成江河況若江河之決乎哉故其德莫大乎
節儉夫節儉者

明主之所優為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

主慎於賞賜則左右見以為寡於澤

主難於興作則左右見以為窮於侵

主精於搜覈則左右見以為無所匿其弊故自古中

外之臣言及利計毋論其可否也朝上而夕罷

可至著為令甲有之言及國蠹毋論其重輕也

朝上而夕報罷甚且付廷尉矣噫即管計諸才
臣杜口可也

第五問

一問夷狄之為中國患也久矣邇者益益訐焉以
戰則多餒以守則多瑕孳孳然聚天下之策
而日講求之而卒不得其要領夫我之所以
不敵者其故何也虜雖強其視匈奴笑厥女
直蒙古孰類今縉紳之士或議戰而介冑之
士或更議守要必有折衷者

明威德薄海內外今縱不能犁王庭鹵老上而勒石

於燕然之顛四郊多壘即何策以洗其耻乎
諸士子之鄉中虜數矣其必有習者明以語

我

中而之不能兵虜也久矣而今為甚其說凡

有八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兵與虜

控弦之騎校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為九

邊而虜長聚是以九而攻一也其不敵一也

勇怯之實不敵也賊便馬疾鬪耐饑渴上下馳

逐若風視死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焉其不

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虜因糧於我我裹糧

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也騎步之
力不敵也我雖騎不能䟽行突鬪而為騎陣賊
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
機不敵也賊既闌入邊扼宣大薊晉之要衝而
居之馬首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
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變不敵也賊
入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賊顧為主而我顧
為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
之計不敵也虜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
為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鬪即獵其所工非騎

即射而我之文士則營營焉不憂鬪而憂其妻
子為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內又加以文法
簿書之是牽逢迎便辟之是熟而望其能膺懲
大懲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
主帥以至於鬪卒無貴賤一也其嗜欲易通而
沈懣易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
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閭焉而
何以責之效力也為虜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
而以我情予虜為我烽堠者本我中國之兵而
以我情予虜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審

矣然而虜卒不能為我害者何也是匈奴突厥
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也夫所謂女直蒙古
之虜何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
國之民安虜而不相鄙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
為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饒於戰以虜
供虜而虜得深入而久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
不然其嗜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
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
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墮則至贏則出月盛
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虜歸久居則虜

疾中國之所以獲支梧而稍息有也夫不求我
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為匈奴突厥愚
以為中國之計左也夫薦紳守和親而介冑言
征伐自古則然今薦紳之士不習虜者則曰虜
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
帥守不固則誅守臣吾法行而前固無衡虜介
冑之士習虜者曰不然虜關士勇三倍我其馬
力十倍我試即邊兵人校之其見虜而不股栗
者十不一也其能角虜而互見其技者百不一
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其死法而不死敵何

以言戰哉愚以為皆非也愚非能扶攘苴臙起
之秘起衛霍於九京而與之策也不過諸邊大
夫之所恒知者其略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
重將權而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諸
邊也姑請言其近者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
當以戰而為守山西薊邊險猶在我也其法當
以守而為戰以戰為守者非必戰也我棄小堡
而併於大堡堡宿銳士栖餼糧擇帥以統之使
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謂百保鮮卑者分屬
諸驍將以為奇兵或擊其抄卒使不敢散而輕

我或襲其輜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後多間謀
以離其黨廣招誘以弱其勢十年之內虜庶幾
且遠乎以守為戰者非必守也虜不入則堅墉
浚濠宿兵以待之虜入矣清野以疲其騎清野
矣堅壁以防其攻壁堅矣設疑而誤其路路疑
矣嚴兵而尾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
大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邊以戰是立敗也
所謂明賞罰者其說非徒謂峻罰也賞固當先
之夫古將兵而峻於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
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為素兵者樂微功

之見知樂為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千金之易
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戰
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

國家於失律之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十金
而所謂罰者不及世欲以此而售人之死命何
也愚以為

人主精意於此如趙藝祖之別貯帛封樁庫購虜首
而又不愛通侯世爵之賞以待天下之負材而
自喜者蓋朝奏功而夕報

書毋使墨吏持文法譏訶之而後嚴僂社之令使

天下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悉謀方而致之於敵者鮮也所謂定國是者縣官下求材之令入得舉所知銓部次第而用之矣其未用也人人皆諸葛亮而其既用也處處皆李元平固所用之才未盡真而所以待之之道未盡是也不見形而有所為則議者得以其形而訾之稍破格而有所請則議者得以其格而繩之愚以為今用人自督撫而下宜精簡其選既用之後則精專其任而徐待其成一切建白指摘凡屬煩言閣不令下可也

所謂重料權者今督帥之委非不重也然陽重
之重而陰迫之輕為之下者自一命而上即有
與主拂息頰笑皆懼觸怒然猶平居言耳賊一
入而督帥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之偏裨
蓋有令下而喜出而指相目曰此廷尉人耳非
而主也故愚所謂重者居平不為之中制賊至
則聽其誅賞賊退務覈其情實而已凡愚所以
對執事者踈節闊目不能為必勝之策也異日
倘指前箸而借我尚當以根本之說進

湖廣第一問

問古推功者重開創語德者歸守成殆未有以
易也我

高皇帝逐胡元定寓縣再闢天地驅一世之推結而
冠裳之不亦功倍堯舜哉其良法燬意提衡
畔渙顛若畫一蓋二百有餘禩而天下謐如也

文皇戡家難

秦陵敦身軌赫然聲施異世焉其後先顯承之烈亦
能舉其大略否

今上業方在冲幼而薄海內外奉澤共度措紳黔黎
交口而頌

聖質以為過周成漢昭萬萬夫萬古莫二之功我
高皇既擅之乃

今上乘齊聖履

大寶而富春秋萬古

嗣盛之德此其時矣將何脩而可以比於
先皇觀也諸生為精言之不佞將以聞於

上

聖人有先天而創大業者天下歸功焉有後天而弘

大化者天下歸德焉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

後者其所貽者孫謀也德不在一時而在百世

之前者其所繩者

祖武也功與德不可歧而二者也故夫創有德而守
有功振廢之謂功垂訏之謂德二者相因以成
其盛者也孰事頌

國美揚

聖哲欲

人主上登三下咸五而先以

高皇帝之大功與所以垂治安之道而至今者為問

甚盛至心也愚無似敢以不敏對蓋孔子堂觀

河洛而歎曰微禹吾其魚乎已又美齊氏之績

而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禹之功誠大
然是時原隰之膏沃比耦而黍稷者尚有之即
不治猶不至盡天下而不為人至管仲之季比
不過山戎跳梁燕薊之未垂南不過楚蠶食江
漢諸姬而已而所謂楚者猶竊中國之衣冠而
談禮樂管仲亦僅能膺懲而扞圍我耳孔子尚
稱服其仁而况於元以荒服奴虜之衆纒我中
國而悉臣之舉一世之豪傑頰首而事椎結之
主傾耳而聽侏離之令俗日化於淫哇而不自
覺故夫踐元而土者腥土也臣元而人者行禽

也

高皇帝起淮右提三尺劍以與羣雄角而勝之乘勝而北驅虜而置之大漠之外乾坤闢而再位日月滌而重朝海嶽奠而如故民人復而冠履夫豈直得聖人之威哉即軒轅遜五兵而大禹讓玄圭矣

高皇帝猶不自聖兢兢焉奉

火寶于盤水馭六馬以朽索雞鳴而起未辨色而視朝不以寒暑間者戒滋逸也

六宮取充位而已無燕趙二八之奉戒滋蕩也賜

租之

詔無歲而不下戒盡民也一記閱江樓幾成而罷之
終其身不為

離宮別館戒游豫也去嶽瀆神祇之濫封而歸本
號戒褻神也滇詔乎

卧榻十七年而始克平戒勤兵也朝鮮亂安南
阻日本貳閉關而聽其自服而不之討戒啓學
也廢丞相析中書省而六之不得相彈壓戒專
國也五都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
發而不治兵戒專戎也六尺之孤垂拱而不置

母后席戒內干也外戚食國租而不與政戒外移也
南面三十年而不改元薄海內外稱臣妾而不加
徽號戒侈心也

高皇帝雖以

神武蓋一世而抑其才以下一世之賢士其尊在
九重而洞徹其肺腑以與閭閻之志通其開闢之績
足以當

天心是故歷十餘祀而

天眷益厚其深澤膠固於民志是故歷危疑震撼之
際而不動其紀法足以綱維乎後代是故指鹿

訓狐之輩欲竊之而不能久執事之所稱

高皇帝者功而愚則謂

高皇帝之所長有天下者不蓋以功也繼

高皇而聖者莫若

成祖人見其聯數十萬之衆番百戰而再造

區夏

六龍之駕四出塞而單于請

命餘皇之卒徧海內而越裳重譯凡有血氣莫不尊

親以為是

成祖功乎不知其大指乃在親近儒臣杜絕女謁表

章六經却請封禪而所謂功者不與也繼

成祖而聖者莫若

泰陵其媿政固不可更僕數也大要在奉

兩宮睦諸邸

御經筵

親朝政禮者輔優言路畏天整肅人窮躬節儉敦仁
恕蓋十八年如一日焉人以為

孝皇德乎哉

鼎成之日而深山邃壑田畷紅女號泣思慕若孺
子之於慈父母故內訶於瑾雄寧彬外躡於鑪

漢劉齊蓋駢革而天下晏如也是則

孝皇之功所以不朽也我

主上御極之載距

高帝戊申所二百餘矣天道變而人事應之煥然萬
革以昭

中興之治是天下之大期也屬者歲頗登凶奴解
辯南越授首無兵革之警中外得以精意而承
令是天下之大機也

主上以冲幼握

大寶凝然不動聲色尊嚴若神委政者碩講明經誼

李州山人雜著卷之五
一 二 元老相與夾輔內外

宮府一體政不旁落即書史所載周成漢昭之世何敢望萬一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期不可忽機不可失而本不可不預培而默滋今虎觀諸儒日橫經而講者無非三代帝王之訓而大臣之所進說圖解其善惡凜乎萬世龜鑑也第不知燕間蠖獲之際亦嘗內驗之身心而外驗政事乎

人主一身父母宗子其精神上與天相流通而下與萬姓不隔者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一夫不獲

惘瘵乃身蓋瘵乎其可畏而惘乎其不容已者
也故

人主之念不可使少怠懼其日安於佚也緣識不可
使早開懼其旁入於欲竇也才不可使有餘懼
其求於治之外也左右不可使便辟懼其唯言
而莫與違也我

二祖一宗之政不下搨而可以按求至二帝三王之
心法又不在簡冊而在方寸耳

人主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公卿大夫日取

祖宗法而夾持之十年而財不裕民不安夷狄不賓

服禮樂教化不漸興者吾不信也夫以

高皇帝之烈崔巍昭烜與天地竝而

後皇以塵塵守成之政仰而思媿不亦計左失當哉
而愚復以塵塵守成之說進得無益其左也雖

然

人主陋漢唐陋

祖宗以為非至治之績而必欲上等於堯舜其志非
不恢乎大也然出之不以本而行之不以漸撥
拾經史之陳言而施之不相入之俗強物之情

而就我此王安石之所欣然以興而韓富司馬

之所怒然而深憂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無欲速無見小利無欲速則必求所以寬收其效者無見小利則必有所以寬其大者請更得從容而愚始敢以文帝之謙讓而未遑者一進